



# 安身立命 1

衣  
落  
成  
火  
著

浮沉乱世，背负身世之谜的世子和不知来源的护卫一路相携……

羊城晚报出版社

安身立命  
1

衣  
落  
成  
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身立命. 1 / 衣落成火著.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43-0491-4

I. ①安… II. ①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6339号

# 安身立命 1

Anshen Liming 1

---

策划编辑 朱复融

责任编辑 朱复融

责任技编 张广生

企 划 贰 玖

装帧设计 小 莽

责任校对 潘子扬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181.25千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491-4

定 价 42.00元

---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电话: 020-87608715-321





#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回 前尘旧梦	002
第二回 清河水患	016
第三回 落水失踪	029
第四回 劫后余生	043
第五回 落脚庄园	056
第六回 南华初见	069
第七回 两相试探	082
第八回 良种之秘	095
第九回 入幕之宾	108
第十回 工事奇才	120
第十一回 妖妃之祸	133
第十二回 玻璃营生	146
第十三回 平王大婚	159
第十四回 相依相伴	168
第十五回 瘟疫滋生	178
第十六回 亡命之徒	187
第十七回 造船出海	196
第十八回 烟消云散	206
第十九回 海船归来	216
第二十回 风云变动	228
第二十一回 流离失所	238

## 楔子

大赵国天晋十五年。

正值冬末初春，霜花初消，天气渐暖，凡世家大族，已褪去小袄，换上轻薄的春衫。

安国公府里，下人们行色匆匆，埋头做事，皆少言寡语，不敢出声。

许是倒春寒之故，国公府嫡长子，已然受封的世子爷王谦，于半月前便高烧不止，病卧于榻上。世子屋中仆婢小厮皆因侍奉不周，而今被关押多日，若是世子好不了，恐怕就要陪葬。一时间，满府上下人人自危，俱不安稳。

当家国公夫人的贴身大丫鬟杏红奉命前往照料世子，现下素手纤纤，端了一碗黑乎乎的汤药，快步走进了房中。

床榻上，躺着个面色酡红的青年，十七八岁的年纪，体态修长，相貌俊秀斯文。若是不曾患了这热病，正是翩翩风姿，然而此刻满面病态，整个身子亦瘦了一圈，便显得有些可怜。

杏红走过去，朝左右示意，叫他们将世子扶起喂药。两个仆妇刚刚伸手，世子竟猛然睁眼，用力将她们一推，旋即一手撑住身体，冷汗涔涔，神情惊惶。

“都出去！”

杏红急忙道：“世子请先服了药，这病可放松不得。”

世子急喘了几口气，随后像是终于清醒了些，语气亦平和下来：“将药碗放在一边，待我缓一口气，自服便是。”

听得此言，杏红不敢怠慢，便小步退出。其余仆妇在世子挥手示意之下，也都退出门去——世子打小就不喜多人侍奉，如今这般表现，也是寻常。

待人都离开，王谦方无力仰倒，一手捂住双目，满面惨然。

一梦三年，梦醒……难安。



◎ 第一回 ◎ 前尘旧梦





“凌辱母婢，德行败坏，不可姑息！”

“安国公世子身负陛下厚恩，不思报效，反流连烟花之地，以致酒醉失察，险出冤情，理应褫夺官职，回府自省！”

“妄议朝政，其心可诛！”

“此子心性狂悖，恃才傲物，不堪造就……”

声声斥责，无尽冤屈，然百口莫辩。

“孽子，好生于府中反省，平日无事，莫要再出来了！”

“世子竟是如此无德无行之人，可怜二爷，竟有如此兄长……”

“听闻世子上回办事亦未能成，此次变本加厉，越发显得无能，从前才名虽佳，于实事上竟毫无建树，当真是……”

“你——唉！好自为之！”

又有无数闲言碎语，尽入耳中，如淬毒一般。

王谦梦魇难醒，陡然被人掀了一把，身体登时一颤，倏然大睁双眼。面前药香袅袅，于蒸腾的白气之后，现出一张英俊的人面。

“二……弟？”他喃喃道。

此刻于榻前正有一位身着轻甲的少年，他生得英武不凡，手中却端着一碗汤药，正舀了一勺，送到了王谦的嘴边：“大哥，该喝药了。”

王谦长长地吁了口气，认清了人，却是主动伸手，要将药碗接过来：“二弟应是正在练武，怎么到了我这里来？”

英武少年笑容爽朗：“刚练完武了，便想来探望大哥。孰料来了以后，大哥却仍在梦中。”他稍稍避过王谦的动作，仍是舀了药送过去，“大哥身子不适，便让小弟服侍一回。”

王谦遂不再拒绝，垂目含下一口。

在少年视线之外，他眼中之色，却极是复杂。

世子如何？才貌双全又如何？也不外乎在差事里被人做手脚，一次错，一次次错，几番被误导，最终落得个无才无德的评价，被夺取官职，逐出官场。本欲细细梳理不妥之处，再图出路，却是一碗毒药过来，险些小命不保。

王谦忘不得，梦中他捂住腹部痛苦哀号，二弟王冲立于一侧，任他抓起袍服下摆，

无声求救，却始终袖手旁观，不发一言。

眼前之人的殷殷关切，却始终抹不去他梦中所见那冷漠眼神。

药喝完，王谦被王冲扶住，慢慢靠在厚厚布枕之上。

王冲语气很是亲近：“今日我得了一匹马，待大哥好了，便邀大哥赛马，如何？”

王谦道：“我骑术素来不及你，同你赛马，可是不公。”

王冲笑道：“到时我让大哥三个马身！”

王谦亦是一笑：“与其赛马，不若同我写两张大字。”

王冲便垮了脸：“若是练字，我宁可出去站两个时辰马步了。”

王谦摇头，正要言语……突然间，他颅中骤然一阵急痛，叫他脸色急变，立刻扬起了脖颈，抽搐起来。

王冲大惊：“大哥，你怎么了？”他连忙扑上去，将痛得几欲翻滚的王谦死死按住，不让他挣扎太过，伤了自身，“哪里疼？莫非又发作了？芙蓉，去叫府医来！快去！”

外头立刻有人匆匆而走，不到半刻时间，又有人匆匆而来。

府医背着药箱，迅速来到床头：“二爷莫要放开世子，待老夫为世子行针。”

王冲怒道：“你可有把握？若是我大哥有什么好歹，唯你是问！”

府医忙道：“虽此症老夫暂时无法根治，但若是止痛，却是可行。”

王冲便说：“那便快些行针！”

府医当即不再多言，取出银针，在王谦头上几处穴位刺入，缓缓研磨。不多时，王谦的神情便平缓许多，那挣扎之力度，也渐渐减轻。

随即他又道：“老夫再去开一服药来。”

王冲摆摆手：“速去。”一边又在王谦耳边急速道，“大哥，你可好些了？还痛么？”

王谦的呼吸慢慢平静，他汗涔涔地睁开眼，虚弱笑道：“有劳二弟……”

王冲小心翼翼给他拉起锦被，言道：“大哥说什么客气话？你我乃是嫡亲的兄弟，正该由我来照顾你。”

王谦不复多言，缓缓平复起来。

当年王谦父亲还是安国公世子时，其父早逝，继承国公爵位后，手中兵权不稳，又要身代父职，往边国行战事，因担忧与边国战事不利，故而同督管钱粮的户部尚书联姻，

娶其嫡女，修两家之好。婚后安国公赴战场，其新夫人怀有身孕，于家中养胎治家。然而因府中家奴作祟，内务混乱，新夫人竭力整治，因此病倒，使其子早产。是时，养于嫡母名下，与新夫人素来交好的庶妹奉父命前来照顾，方叫新夫人顺利生下长子，母子平安，可惜新夫人由此身体败坏，苦撑一载后，溘然而逝。

先皇有感安国公征战有功，将其长子封为世子，又因其长子年幼，国公夫人临终托孤于其妹，便破格允其妹照料世子。安国公征战有利，屡建奇功，户部尚书不欲断绝两家姻亲，因此有意将庶妹定于安国公。庶妹一心照顾世子，苦等安国公两年之久，待安国公归来，见长子伶俐，十分感激，便将其风光大娶，奉为继夫人。一载后，继夫人生有一子，为国公府二爷。

王谦与其二弟受府中培养，凭各自资质，自幼时起便一文一武，相辅相成，各显悟性，外人无不钦羡安国公教子有方。又因先夫人临终托孤，继夫人贤惠端庄，待世子如若亲子，亦叫人赞颂户部尚书家教极佳。

然梦中却言，一切皆是虚假，真相俱被粉饰。

直至梦境最后，王谦方知当年安公公有意联姻户部尚书是真，看中的却是如今的继夫人，且两人早已暗中来往，郎情妾意。然而继夫人身份不足，他便匆匆迎娶嫡长女，征战时放任奴仆作乱，暗害夫人，此后继夫人入驻，更将夫人性命掌握于手，一切顺理成章。

所谓世子，不过是为两人之子王冲做个挡箭牌，使其厌武而学文，亦是为来日安国公可将兵权交予王冲之手。

接连多日，梦魇不断，又间或头疼欲裂，无数情景似真似幻，叫他难以安枕。

王谦不知梦中是真是幻，但心中却已多生疑虑，同原本深信之血亲之间，亦不由生出了许多隔阂。

他只盼，随时日久长，可知他梦中一切皆为他多思罢了。

王冲陪了王谦有半个时辰之久，见王谦似有疲乏，方才离去。王谦阖眼小睡，这一不留神，便是晌午过去。

醒来时，王谦起身用了一碗粥，便走出了房门。

门外有奴婢看顾院落，见王谦出门，就有一名婢子急忙上前：“世子爷，您怎么起来了？若有吩咐，唤一声即是。”

王谦道：“唤书砚来。”

婢子不敢多言，立刻过去找人。

不多久，就有个面貌伶俐的小厮小跑而来，朝王谦行礼：“世子爷，您叫我？”

王谦道：“你与我出去走走。”

书砚忙道：“世子爷如今身子不适，还是莫要……”然而话未说完，已被王谦目光所制止。

王谦温和道：“今日难得天色不错，我只在附近走一走，不碍事。若是只在榻上，不见一见日光，怕是更不舒坦了。”

书砚又说：“那小人先去请示夫人……”

王谦微微皱眉。

若是从前，他必然以为此乃继母关怀，而今因梦中之事，他却疑虑继母要处处掌控于他了。

于是他便说道：“母亲掌管家务，正是忙碌之时。区区小事，不必前去打扰。”说话间，他已举步朝门外行去，竟不再理会书砚。

书砚无奈，只得迅速叫一名婢子前去通报，自己则快步跟上，不敢离王谦左右。

两人很快出了门，来到街上。

任王谦心中有百般纠结，这街道之上，仍是人来人往，叫卖声与笑闹声不绝，显出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然而王谦所留意的，却非是这般繁华景象，而是那街角几片褴褛衣衫——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王谦慢慢在街边行走，书砚紧跟其后，护他小心避开人群，颇为紧张。王谦却走得随意，瞧一瞧诸多商铺，又看一看清雅书斋画坊，不知不觉间，就走到了一条巷道前。他不经意瞥过巷中，却见几道人影在其中闪动，更有数声斥骂传来。

他心里一动，扬声道：“你们在做什么？”

那些人影骂骂咧咧地回头，却见一位锦衣玉带的贵公子站在那处，身后还有小厮跟随，顿时不敢出声，恨恨地再往地上那人踢了一脚后，就匆匆蹿出离开了。

墙角那一直被踢打、只护住头脸之人，却仍是一动不动。

王谦看去，见这人虽是外观狼狈，却是长手长脚，身形高大，其虽半蹲于墙角，却

并非瑟缩，亦不显猥琐……显然非是惫懒无用之辈。可如此人物，又为何并不反抗，任由方才那些无赖、乞丐欺侮？

他心中好奇，竟不同以往那般避忌，走了过去。

书砚见状，心中焦急，忙阻止道：“此人来历不明，脏污不堪，世子千金之躯，怎能——”

但王谦并不曾理会，书砚上前数步，意欲阻拦，却也因有所顾忌，才刚刚伸出手去，王谦已凑到那人近前，询问起来。

“你还好吗？可伤得厉害？”

那人默默抬眼，面上许多灰尘，叫人看不清真容，只有那一双眼，明若晨星，纯如稚子：“我很饿。”

说话间，其腹内猛然发出一声咕噜，像是在应和一般。

王谦哑然，伸手将他扶起：“也罢，你可要随我去吃些东西？”

那人顺势站起身来，呐呐说道：“多谢。”

书砚见状，眉头拧起，还欲再度劝阻：“世子……”

王谦却看了他一眼，眼中有淡淡威严：“书砚，去买几个肉包子来。”

书砚心里悚然一惊，当下不敢再多言，答应一声，快步离开了这一条巷子。

而后，王谦又同那人攀谈起来：“我看你孔武有力，怎么落得如此境地？”

那人一手捂住肚子，说道：“师父说我出师了，赶我下山，银子用完了。”他有些悻悻，“师父说，不能恃强凌弱，就没还手。”

王谦听得，不由一怔，旋即失笑。

方才一幕，想是那些地痞乞丐意欲抢他，孰料此人也是精穷，气愤之下，便来打他。他却因地痞乞丐之弱而遵从师命，不肯还击……着实木讷。

不过，王谦却不由对此人生出几分好感，心里陡然生出个念头，不禁问道：“你拳脚功夫不错？”

那人点点头：“还行。”

王谦又问：“不知你可有去处？”

那人回答：“没吧。”

王谦便微微一笑：“你可愿做我的随从，保护于我？”

这时候，书砚已经快步回来，他捧着一个大纸包，里面足有十几个白胖的大肉包子，王谦接过纸包，放到了那人的手里。

那人抓起一个，就大口吞咽起来，他的声音含含糊糊地传来：“要每天都能吃饱，我就干了……”

王谦自梦醒后，心情还是头一次这样愉悦。

他就温和说道：“别的不说，有我一口吃的，便也有你一口。”

短短时间里，那人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七八个包子。他一边吃一边点头：“那就说定了，明天我还要吃肉包子！”

王谦道：“放心，放心。”

很快那人把包子吃完，剩下的纸袋往旁边一扔，抹把嘴：“好了，我跟你走。”

王谦就温声细语地跟他说话，要将他带回国公府去。此人形态狼狈不堪，这般走在街上必然不妥，王谦便也不闲走了。

书砚这才知道，原来世子爷要把这乞丐带回去，他当然是想劝阻的，可是想起刚刚世子爷的威严，几度欲言又止，没能说出口。他只能在心里哀叹，回去后得速速将此事报给夫人了。

到了国公府里，王谦并不顾有许多奴婢张望疑惑，他将那人带回自己的居所，安排一个仆妇，带他前去沐浴。

随后，王谦坐在书桌前，双手握拳，暗暗一叹。

这府中上下，俱在继夫人掌握之中，他更无一位心腹。今日带回此人，虽是一时心血来潮，但未尝不是因为……在他心中，纵使是无意遇上的一位来历不明之辈，亦比继夫人可信得多。

不多时，有道人影出现在王谦身前，投下一片阴影。

王谦一惊，抬起头来，便见到一位相貌英俊的青年，正面无表情地站在对面。他身形一顿，认出那双黧黑的眼眸，就露出个笑容来：“竟是一表人才。”又朝对面木椅指了指，“坐吧。”

英俊青年木讷坐下，开口道：“还没吃饱。”

王谦忍俊不禁，朝外吩咐：“去做一桌荤食来。”

外面有人答应，青年眼睛微亮。

王谦又问：“你既要我做我的随从，便是自己人了，不知你叫什么名字，来自何处？”

英俊青年正襟危坐：“我叫倪苍，是青山门下弟子。”

王谦略思忖，微微摇头：“青山门……是何处？”

倪苍板着脸道：“师父住在青山上，我们的门派叫作青山门。”

王谦哑然。

随后，王谦又问那青山的具体所在，倪苍却说不太清，倪苍自打下山之后便四处行走，不知不觉走到这帝京之地，但若问要如何回去，他因饿了许久，浑浑噩噩，确是想不起来了。

王谦闻言，瞧出此人天性单纯，不像谎言，便不再追问。恰此时，那一桌荤食也准备妥当，陆陆续续被送了上来。

王谦便笑了笑：“吃吧。”

倪苍仍是神情死板，却是出手如电，抓起一个鸡腿，便大快朵颐起来。

这一顿吃了一个时辰，倪苍方才刚刚饱足，他仰面打了个饱嗝，正要起身。突然间，门外有“嗒嗒”脚步声传来，一人猛地闯进屋来，将那门扇拍得猛响！

“大哥，听说你带了个外人回来——”来人正是那英武少年王冲，他轻甲未解，步履匆匆，目光冷厉地朝倪苍一扫，“就是他吗？身份不明，怎堪为大哥驱使？”

倪苍面无表情地一跃而起，站到墙角，没有理会王冲的态度。

王谦却是微微皱眉：“二弟，我既然请他回来，自是信他。”

王冲怒声道：“此人不过是个乞丐，恐怕大哥被他骗了！”

王谦摇头：“二弟不必多言，我已做下决定，便不会再改了。”

王冲拳头猛一下捏紧：“大哥！”

王谦并不就此话题多言，只道：“二弟此来，可是与为兄一同用饭？”

王冲仍有不忿，他转头再朝倪苍处看去，却见倪苍双眼放空，竟丝毫不将他与兄长之言放在眼里，着实目中无人……他心里一怒，胸口剧烈起伏数次，终于还是忍了下来。但若是他要在这里同倪苍共处一室，他却再不能忍，因此勉强应道：“我只是来瞧瞧大哥，方才娘亲唤我过去，我这便要去，不能同大哥一起用饭了。”

王谦也就一笑：“也好，莫要叫母亲久等。”

说话间，一直将王冲送到门口。

王冲心里这才舒坦了些，可待他出去院门后，还是忍不住双拳重重地砸了下墙。

他不明白，为何大哥如此维护那个乞丐！他一定要去禀报娘亲，叫娘亲赶那个乞丐出去！

而后几日，继夫人常差人过来探望王谦，对倪苍之事多有询问，然王谦意志坚决，几番拒将倪苍遣出府后，渐渐地继夫人也就作罢。

唯有王冲，对倪苍十分不喜，前来王谦居处愈勤，只是不论他姿态再如何轻蔑，倪苍皆恍若未见，王谦亦转话头，故而他在心中对倪苍厌恶更甚，却也只能忍了。

转眼间，数月过去。



王谦从缠绵病榻到渐可起身，再到安心静养，前后足有半年之久。这半年以来，关于那“往后三年”的噩梦逐步消散，更多他极陌生的画面，却慢慢在他脑中清晰起来。他也有些明白，此种画面，乃是因他头疼而起，可这些画面从何而来，为何出现，他却懵然不知。

书房里。

王谦面前有一叠细纸，他手持一杆细笔，慢慢在纸上记述起来。

土豆，三月一熟，亩产约四千斤；红薯，六月一熟，分季节不同，或亩产七千斤，或亩产过万斤；玉米，三四月一熟，亩产上千斤；水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亩产一千五百斤。

写至于此，王谦的手指倏地一个颤抖，笔尖上一点墨汁落下，在那纸张上也添上了一块墨迹。

他心潮起伏，便先将笔搁下，轻轻捏了捏手指。

这般的产量，太过可怕了。

但，若是真的……

依记忆中画面来看，除却水稻之外，其余三种竟从未见过，似乎为海外而来，可大赵之内却也未必没有，只是须得仔细找寻，寻得之后，又当以记忆中所言育种育苗，方可有那般亩产。



王谦微微皱眉，又是一叹。

偏生可寻到的水稻一物，若要收成好，所用之本事，如同神仙手段，极难看懂，且即便看得明白了，也须得无数代人的苦功，非立时可用，难以推行天下。

倒是另外三种，一旦寻到，其生长短暂而成熟早，可以一试。

只可惜，王谦此时并无人手，自然无法去寻那些庄稼，他亦不能请国公府中之人前去寻找，否则他说不出从何而知，就要引来许多口舌。

因此，也只能暂且将此事记下，日后能放开手脚时，再来找寻。

思及此，王谦将一旁烛火点亮，将这一张纸送入火苗中，任那火舌将字迹吞噬殆尽，只余灰烬，才放下心来。

此后，记忆里的种种，在他不得自由之前，还是暂放在脑中为妙。

烧了那些纸后，王谦慢慢走出门去。

此刻倪苍正在院中树下练拳，一日三回，从不间断。

王谦不远不近，驻足而立。

只见倪苍身形腾挪，虎步豹行，拳脚破空，风起云涌，整个人矫健如龙，动作凌厉，气魄惊人。

王谦纵使武艺稀松平常，也能看出倪苍的身手不凡，可见他那师父教授于他的也是一等一的武学。

一时间，他不由又思索起倪苍师父的身份来，只是思索之后，亦无所得，便也只得再度擦开了。

不多时，倪苍一通拳打完，胡乱擦了把汗，就面无表情地站到了王谦的身后。

与此同时，院外有个小厮匆匆进来，对着王谦禀报道：“世子爷，向公子前来拜访你了。”

听到此人之名，王谦的嘴角忽然浮现一抹冷然。

向公子，向章向文华啊……

王谦微微点头：“那便出去见见，你且让文华在厅中稍候。”

小厮听闻，立刻出去，传达消息。

倪苍走在王谦身后，沉默不语。

王谦道：“我原本不想见他。”